

在别人的烛光下^①

(两幕喜剧)

[俄] 娜杰日达·普图什金娜 著
王丽丹* 译

剧中人:

阿拉

亚历山德琳娜·德米特里耶夫娜(剧本中采用昵称“萨莎”)

110

第一幕

[亚历山德琳娜·德米特里耶夫娜家的豪宅。家里一片狼藉。地板上、沙发上和椅子上丢弃着空空的画框,被掏空的盒子,包装纸,餐具和茶具可能直接就放在地板上及诸如此类的混乱。特别醒目的是倒在地上的巨大的珍品花瓶,花瓶四周散落着一堆红玫瑰。住宅的外门敞开着。

[卫生间,门外用两个大钉子横钉着拖把。

[卫生间内,阿拉坐在浴缸的边沿,穿戴讲究漂亮,脸上不知是瘀青,还是化妆品的流痕。

[寂静。阿拉站起身来(像机器人一样走动),倾听声音,把耳朵贴在门上。突然绝望地大喊“阿廖沙!”并用尽力气撞击卫生间的门,在宽敞的卫生间内发疯似的来回跑动撞门,终于把拖把撞掉了。

* 王丽丹,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。

① 剧本中文版经作者授权,由本刊发表,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私自翻印、出版或演出,违者必究。

[门一下子打开,阿拉因惯性跌出了走廊,摔倒在地。她瞬间跳起来,大喊着“阿廖沙!”跑出住宅,返回来,在房间里乱转,查看所有的角落,终于停下来,坐到了地板上,用脑袋撞地……哭喊着。发现电话,爬向电话,拨号,拨错了,再拨……终于拨通了。

阿拉: (对着话筒)发廊吗?这是发廊吗?塔尼娅!舍尔古诺娃!十万火急!!! (号啕大哭)塔恩吗?是你!我是阿利卡! (抽抽嗒嗒地哭着)马上……马上……马上我就上吊自杀或开煤气自杀。现在就死!!!我是打电话告别的。(又一阵抽泣)塔恩,我是从她家里打的电话。他来过了!不过走了……塔涅奇卡,一切都像我梦想的那样。他给我带来了玫瑰。你要是看见了那么美的玫瑰就好了!然后从房子里搬走了所有的东西。把她的东西都搬走了。塔恩,全都搬走了!把油画直接从画框上卸了下来。哎呀,画还好说。电视机搬走了,还有录像机,还有一盘传真电话——为此根本偿还不起的!他以为这是我家。是的,他相信了,以为这一切都是我和我妈妈的……塔恩,你怎么还不明白?有什么不明白的?他把我推进了卫生间,把门钉上,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搬出了房子。装到了自己的吉普车上,拉走了。他以为这是我家。塔恩,有什么不明白的?我这不给你讲嘛!一切都像我梦想的那样。我用昨天发的工资买了香槟、西红柿和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……他给我带来了玫瑰。我们在烛光下共进晚餐。在她的烛光下……我们在别人的烛光下共进晚餐……或许,这是个不祥的征兆——在别人的烛光下?我爱他,塔尼娅,我爱他!是的!是的!!!我上吊自杀,塔尼娅!我还能怎么样,如果我爱他?是的!是的!!!找到他!给他解释一下!不!!!不能说,这房子不是我的!千万不要说!求你了——不要说!塔恩,他们现在会把关进监狱,对吧?那样的话,我根本就看不见他了!他们会关的!!!弟弟在监狱里,我也去坐牢。法官就会说——弟弟在监狱里,我们把她也关进去吧。至于弟弟不是亲弟弟,这一点不重要。母亲在孤儿院里工作时,从那里领养了他,为的是能分到住房。完了!这次全完了!以母亲的肝脏和她做人的原则,她根本受不了!她会开始替我偿还债务,总之死得更快。她本来就替弟弟还账,尽管法院不要求这样做!可为什么她做十份工作,我们还是这么穷困?她现在又去库尔斯克的弟弟那儿了。带了两袋酸奶、一公斤甜饼和一个柠檬。一个柠檬!!!你能想象得到吗——一个柠檬!想到了?我上吊自杀!还能给你讲什么呢?我在讲呢!一切都像我梦想的那样。他给我带来了玫瑰,早晨却用车拉走了东西。我是那么爱他!他是那样看着我!塔恩,当我和他在一起时,我似乎感觉,是天使用这个别人的床

单把我们送到了天空……我是那么爱他！我没说……没有……我害怕。他如果明白，我的生活不能没有他，他会立刻抛弃我的。没有他我无法长时间呼吸。我，塔尼娅，我现在呼吸就很困难——我的空气储量快用完了。我不知道，然后怎么办，没有他我怎么呼吸。我当时胃痉挛，他却把一切都搬出去了……我能怎么办？我说了几句话……他却打了我……把我推到卫生间里，然后把门给钉上了。可谁能听见呢？几乎整个楼的人都搬走了，只有一个耳聋的老奶奶在台阶上喂猫。好像是市中心，科捷尔尼契斯卡娅大街，外文图书馆，只有楼房孤零零地立在整齐的空地上。周围的一切都拆除迁走了。教堂就在旁边，不过它将来还会继续做礼拜的，只是暂时关门立在那里。塔恩，找到他，告诉他，说我爱他。我把一生献给他。他不明白。他以为，我所有的夜晚都是这样度过的。而我却梦想有他的孩子。塔恩，我是那么爱他，和他在一起只有一夜，我却相信了上帝。我要去受洗。我会常去教堂，学会祈祷。我难道能留得住这种人吗？要是给我留下孩子就好了！他要是有个儿子在长大，像他一样出色，那该多好啊！找到他！！能找到吗？谢谢！我不能离开这里。我要等人回来。女主人明天回来。塔恩，我感觉，我怀孕了！（号啕大哭）我怀着身孕上吊……和孩子一起死！不想进监狱！！我在那里会想他的。塔恩！！我等着！等着！好吧，暂时不会上吊，等你电话。等你，塔恩！（放下话筒）

[走近大镜子跟前，仔细看着自己。更确切地说，不是看外表，而似乎是挑剔地审视自己的内心。

[电话铃声。阿拉抓起话筒。

阿拉：塔恩！（呆住了，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，然后低声地）阿廖申卡！（又重新听对方说话）东西已经没了？是吗？是吗？是的，不是我的。房子也不是我的。对不起。你不生气吧？我和妈妈过着穷日子。妈妈只是为了挣钱才打扫这家房子。我从她那儿偷走了钥匙。女主人明天回来，好像从德国。（大喊）他们要杀了你？什么统计员？你没向我隐瞒实情吧？不是安慰我吧？真幸福！真幸福！和我在一起时你怎么不说？你是最好的。对不起，我差一点儿往坏处想你了。总之是我不好，不过和你在一起我会变好的。见面？我在等人回来。什么？什么？（开始断断续续）这里听不清！你说什么？（热烈地）谁结婚？我和你？你和我？！我们结婚？！（瞬间变成了异常幸福的女人）阿廖沙，我爱你！我在迪斯科俱乐部那里看见你的第一眼就爱上你了。不过我感觉，我爱你既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。我？！生气？为什么呀？难道可以生自己双手的气

吗？生双脚的气？没有你就没有我。我自己不需要没有你的我！我哭又算什么？这是幸福的眼泪！我这就不哭了。你知道，遇到你之前我在爱情上特别不幸。我这是生命中第二次恋爱。我十四岁时，特别喜欢一只小猫。我那么喜欢它，阿廖沙，喜欢得不行！它也喜欢我！看不见我，它不吃不喝，在门口等我。后来，与我们一起住的筒子楼里的女邻居，像往常一样，因为一件小事和我母亲吵起来……女邻居为了气我母亲，故意反对养猫。我们住在奥克鲁什纳亚，母亲就把小猫带到离奥克鲁什纳亚很远的地方。我母亲，她是一个特别讲究原则的人，既然邻居反对，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养猫。和女邻居三天两头对骂，和好，然后再对骂，再和好，也不是很让着她……小猫我找了一天一夜。在融化了的雪堆里，在山榭丛里，嗓子都喊哑了。警察最后找到了我。我在警察局里睡着了，谁也叫不醒我。在医院里被叫醒了。睡了八天八夜——简直不想活了！阿廖沙，就让我的小猫原谅我吧，我还是更爱你！以前出于女人的自尊我没有告诉你。我爱你，阿廖沙！（听对方说）不杀你了？我爱你！还记得吗，你说，因疏忽大意、玩忽职守，忘了发射飞船，单单把我们的宇航员一个人发射到宇宙空间了？他是多么孤单啊！等我受洗之后，我会为他祈祷的！没有你，我就像那个宇航员一样。什么？手枪？在哪儿？床边？等等，我看一下。（离开，带着手枪返回）找到了！你干吗乱扔手枪？它是真的？怎么，甚至能打出子弹？我小心就是了……怎么办？扔了？那么贵重的东西？它是全新的！我最好把它藏起来，然后再还给你！扔了？扔到莫斯科河里？好，好，别生气！我扔，我扔……你要手枪干吗？你拿它做什么？可以开一枪吗？好，不开。好，好，今天就扔掉。这里离亚乌扎河只有两步，现在就扔。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看过手枪。真有意思！你别那么神经质，这就扔掉。我也吻你……我吻你，吻你，吻你……你再说说点儿什么吧，我会吻你的声音。（听对方说话，闭上眼睛）你的吻在我的身上还没有冷却呢……我要做什么？哦！天哪！！我把一切都给忘了！女主人明天回来。立刻就会报警。而第二套钥匙在我母亲那里。母亲今天晚上从库尔斯克返回。她明天要到这里收拾房间。母亲马上就会报案的。不，和母亲是谈不通的！她眼睛都不会眨一下，就把我送去坐牢。为什么不爱我？爱。只是更看重正义，还有法律，还有义务感，还有荣誉，还有真理……如果我能排在第一百名左右，就很好了！我的后面什么也没有了。我不想去坐牢，阿廖沙！在那里我会想你的。没有你，我的心会碎的。你会来看我吗？（愉快地笑着，仿佛是嘲笑一件可爱的恋爱中的荒唐事）亲爱的，谁会让你每天都来看我？他们不会杀了你吧？真的？还是你在安慰我？再见。你不是故意的。我想办法吧……主要是还钥匙，还得让女邻居监视不到，我是如

何进家门的。我们怎么能找到彼此？什么时候见面？不，这不会很快的，阿廖申卡。我想你。一天，一小时，有什么区别呢？想你……你自己能找到吗？你真是太厉害了！……（挂上话筒，满怀幸福地转起圈来）

[突然想起来，找寻自己的牛仔裤、T恤衫、凉拖鞋、口袋。脱下漂亮的裙子、上衣，走近镜子，越来越自豪和兴奋地审视自己。拿出手枪，用不同的姿势瞄准镜子里自己的影子。

[亚历山德琳娜·德米特里耶夫娜出现在门口。

[一位五十至六十岁之间的丑女人，戴着眼镜。装束尽量显得雅致和年轻。又长又肥的黑色镂空上衣，隔着它没有透露出有什么吸引力的成分，紧身的打底裤，一双很高的“性感”高跟鞋。头发上别着一枚巨大的、刺眼的红色蜘蛛发卡，使人联想起介于卡门和克莉奥佩特拉之间的风格。

[亚历山德琳娜惊呆了，一动不动。她站在自家门口，一会儿看看被抢劫一空的家里，一会儿看看阿拉。

[阿拉在镜子里发现了亚历山德琳娜。瑟缩着，呆住了，然后慢慢地朝女主人转过身来。忘记了手里还拿着一把手枪，手枪直对着亚历山德琳娜。

114

阿拉：（超级礼貌地）您好！

[亚历山德琳娜放下箱子，慢慢地举起双手。

阿拉：（突然想起来，快速地把手枪藏到背后）您怎么啦？别在意！您干吗？害怕这个？得了吧您！它是个玩具手枪。只是恶作剧。哎呀，就是互相捉弄，要么我捉弄您，要么您捉弄我。开心快活罢了。（从远处指着给她看）您自己看看吧，当然，如果您明白武器的话。

[亚历山德琳娜放下双手，向阿拉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。

[阿拉由于过分激动，扣动了扳机。枪响了。阿拉大叫一声，扔掉了枪。亚历山德琳娜扑到地板上。寂静。谁也没动。

阿拉：您还活着？女士，您活着吧？（惊恐地站在那里）喂，女士，我可不敢去碰您！请您自己回答——您活着吗？哦，天哪，您是不是还活着？

萨莎：（表现出一个演说家的非凡经验）您是被雇来杀我的吧？（跪起身来，不无激情地）是谁指使您的？谁派您来的？您在盲目无知地执行谁的

意志？

阿拉：您没受伤？

萨莎：是作家杰尔查文挑唆您来杀我？

阿拉：有点儿熟悉……杰尔查文？是演员！

萨莎：别这样！是作家！罗伯特·杰尔查文。

阿拉：奄奄一息之时，祝福我们^①……可我以为，他死了呢。

萨莎：死去的是伟大的杰尔查文！而庸才是不死的！而且散播着非理性的、非善良的、非永恒的东西。这是他派您来的！他公开威胁我！还通过匿名电话的方式。他是黑手党。他想借用您的手毁掉以我为代表的评论界。您是杰尔查文派来的！

阿拉：是的……是的！我现在明白了，他是个什么人！我立刻就喜欢上您了！我现在去他那儿，直接告诉他！

萨莎：您是一个盲目信奉者？

阿拉：不是，普通的理发师。（把手枪收拾到塑料袋里，快速套上牛仔裤和T恤衫）我立刻就喜欢上您了，和以您为代表的整体！我看见，您提着箱子？

萨莎：（急忙地）那里什么也没有！

阿拉：那么我不打搅您了。很高兴认识您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再见！

115

[但在阿拉走近房门之前，亚历山德琳娜锁上了门。

萨莎：你早就来这里了？

阿拉：刚刚来！我这就走。不想打搅您。

萨莎：门是开着的？

阿拉：敞开着！我以为——所有的住宅都在搬家。我想——进去看看……有时候家里会留下什么东西！我一看——没有，什么也没留下。

[阿拉以抱歉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房间。亚历山德琳娜注视着她的目光，突然走到她近前。

萨莎：（呻吟着）上帝啊！我的家！！

阿拉：请您原谅，不过我再也不能耽误您一分钟了。

萨莎：站住！我要报警！站在这儿！你是证人！

^① 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中的诗句，诗中指的是俄国诗人杰尔查文（1743—1816）。——译注

阿拉：我倒是愿意，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行！我真的该走了。

萨莎：（不再听她说什么，朝房子里面走去）天哪！为什么？抢劫一空！！
连电话机都卸走了！带着传真！还有黄金！还有金刚石！我的金刚石！我的美金！！

[阿拉悄悄地，想用自己的钥匙开门。亚历山德琳娜发现了。拿起椅子，偷偷走近，用椅子砸向阿拉的头部。阿拉跌倒。亚历山德琳娜拾起阿拉的钥匙，收起袋子里的手枪，在家里找到了一根绳子。

萨莎：（捆住阿拉的手、脚）小偷！眼线！强盗！你挺住了，杰尔查文！你现在就要给我到索洛维茨基群岛^①上去研究生活！（把捆住手脚、正在呻吟的阿拉拖向卫生间）给自己安排了天堂般的生活！生前的博物馆！自己雇佣的女杀手！（说得像在公开讲课一般）不好的作家向来是不道德的！或者是非熟练工人、蹩脚的裁缝、差劲的演员……但同时他们也可能是优秀的、为社会所需要的人。但不好的作家却永远不被社会需要！其诉求与证明自己的渴望践踏了社会上一切神圣的存在！他们执著于从精神上控制人们，不惜一切代价捞取荣誉……所有这一切都与庸俗的追求低级的日常幸福有关……（用水喷洒阿拉的脸）

116

阿拉：（抬不起脑袋）您怎么？发疯了吗？您干吗打我脑袋？我动您了吗？您干吗把我捆起来？您疯了？

萨莎：你在哪里搞到我的钥匙？

阿拉：扔在你家门口！

萨莎：不是扔在门口！我的房门正是用这些钥匙打开的！而且是你把它打开的！因此你想偷偷溜掉！

阿拉：我抗议！马上把我解开！您没有权利捆绑和审问！

萨莎：这是自我防卫！你回答，哪里来的钥匙，然后我马上就给你松绑。

[阿拉没有说话。

萨莎：有三副钥匙，一副在我这里，另一副在韦尼阿明那里。（沉思）

阿拉：把我解开！！

萨莎：你诚实地回答我一次，不过要诚实，我马上就放了你。我已经全明白了。实际上，整个画面就在我眼前。我只是想让你再证明一次。你证明

^① 索洛维茨基群岛，俄罗斯北冰洋白海沿岸岛屿，曾于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第一座苏联特劳改营，关押过政治犯、持不同政见者等。——译注

了——我就放了你。

阿拉：证明什么？

萨莎：你认识韦尼阿明……谢尔盖耶维奇？

阿拉：（立刻）是的。

萨莎：（迅速地）他住在哪儿？

[阿拉明显答不上来。

萨莎：（退后一步，轻蔑地审视她）他把你领到这里来了。想搞风流韵事！嘿，当然，他不会把你介绍给他妈妈！你们早就？回答——我就放你走。我已经猜到了一切。你们早就好上了？

阿拉：（不具体地）不太早……

萨莎：（越来越热衷于审问）我的钥匙怎么落到了你的手里？

[阿拉难以回答。

萨莎：（对自己的敏锐感到自豪）他提前走了，把你留在这儿了？

阿拉：是的。

萨莎：赤身裸体？

阿拉：不是。他先走了，然后我脱了衣服。

萨莎：太新奇了！庄重之人！那他贪图什么呢？

阿拉：总的来说，他没贪图什么……

萨莎：这一切都是你主动的？

阿拉：是的。是我。

萨莎：关于我，他说了些什么？

阿拉：关于您个人？什么也没说！

萨莎：就是说，还保留了圣洁的东西。

阿拉：这一点保留了。（停顿）瞧，现在似乎一切都完全清楚了。该给我松绑了。

萨莎：（坐到了浴缸边沿）能相信谁呢？十年的关系！

阿拉：原来这样啊！您别伤心！您知道吗，我想起来了。是我自己厚颜无耻地缠上他的。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您！他也不同意。我和他之间什么也没有。什么也没发生。他当着我的面直接告诉我，他十年间一直爱着另外一个女人。现在我明白了——他指的就是您。

萨莎：（大笑）十年怎么来着？

阿拉：爱着！

萨莎：爱着什么？

阿拉：一个女人！您啊！

萨莎：他用的正是这个动词——爱？

阿拉：是的，现在的确想起来了。是这个动词。

萨莎：具体是怎么样的？你援引一下！

阿拉：什么？

萨莎：援、引、一、下！就是你重复一下他关于爱的原话！

阿拉：啊，他说，特别想念，特别想念……想念得很……很想念！

萨莎：这个我记住了。往下！

阿拉：而且，当你们在一起时，他似乎感觉，是天使用床单把你们举到了空中！

萨莎：最好是天使哪怕一次为他个人举起点什么也好！故事编得很好，孩子！很感人！以你目前的状态，你还来安慰我，这很感人！我的状况很糟糕！这是显而易见的！他是阳痿。你没发现这一点？

阿拉：没有。

萨莎：总之，你没有碰到过阳痿吧？

阿拉：没有。

萨莎：而我碰到的全都是阳痿——各个方面！（走到镜子跟前，仔细看自己）应该承认现实。我比索菲娅·罗兰年轻，但看起来要糟糕得多。

阿拉：您爱他吗？

萨莎：我去过这个杂种畸形的慕尼黑开会。法国人、德国人、波兰人恭维我，笑啊，和我一起喝酒啊！我穿着一件穿与没穿区别不大的衬衫！竟没有一张卑鄙的嘴脸上闪现出哪怕有想要我的欲望的神情！要知道我处于亢奋状态！我似乎感觉，我博取了大家的欢心！而周围是连绵不断的风流韵事，昏睡……却不是和我！是的，不是和我！

阿拉：您爱他吗？

萨莎：你懂什么爱情！我一向追求爱情，但在性方面却不知为什么不顺利。首先我感觉我自己太优秀，不想降低身份去和谁做爱。然后所有我认识的男人都变得有些过分的纯洁。不要再提愚蠢的问题了！我和你彼此难以理解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与地狱里一样！

阿拉：是的，我不像您那么有文化。我根本不懂得爱情。但我爱一个人！请给我解开吧！我今天已经被推进过这间卫生间里了！我恨它！

萨莎：韦尼阿明表现出暴力？我开始尊重他了。哎，韦尼阿明，他带你来这里，是为了如此诗意地说明自己对天使的感受！把一切都讲出来吧！不要把我当成傻瓜！你不说出实情，我是不会给你解开的！

阿拉：讲什么呀？什么？！我不明白！

萨莎：的确，讲什么呢？！我从德国回来——门是敞开的！家里被洗劫一空！你赤身裸体！还向我开枪！然后企图溜走！你却没有什么要讲给我听？

阿拉：（抽搞起来）手枪呢？

萨莎：手枪——是物证。讲吧！在哪里认识的？

阿拉：在迪斯科舞厅。

萨莎：韦尼阿明和舞厅？好！

阿拉：不是，他只不过是去酒吧……经过……

萨莎：喝酒？

阿拉：确切些说，去买烟……

萨莎：就算是。接着呢？

阿拉：我走近他……

萨莎：为什么？

阿拉：想讨一根烟抽。

萨莎：这是个理由。

阿拉：嗯，说起话来……

萨莎：关于什么？

阿拉：没什么……泛泛的……

萨莎：然后他就领你来这个住宅了？

阿拉：是的，他领来的……像个绅士……

萨莎：他戴眼镜吗？

阿拉：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我想一想……

萨莎：还是不戴？

阿拉：戴着……有时……而有时……根本不戴！

萨莎：噢，领来了……然后这里发生了什么？

阿拉：什么也没有发生！

萨莎：这一点我相信！

阿拉：给我解开！我疼啊！

萨莎：那韦尼阿明到哪儿去了？你开枪打死了他？

阿拉：您说什么呢？我甚至连蚊子都不打！我只是吓唬它们！他有事走了。

萨莎：却把你留在我家，而且还提供了钥匙？

阿拉：而且还没有随手带门！突然就闯进了盗贼，把我推到卫生间内，就……

萨莎：强暴了你？

阿拉：怎么会？当然没有。

萨莎：临走时，把你从卫生间里放出来！不过，这些人也真够爱惜你的了！但是你的杜撰却失败了！韦尼阿明不吸烟，从不戴眼镜，他没有事情做，

而且对女人从不感兴趣。对男人，顺便说一下，也不感兴趣！我们陷入了僵局。撒谎够了吧？我们回到第一种说法！你认识杰尔查文吗？

阿拉：奄奄一息之时，祝福我们！就这些！！关于他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！

萨莎：另一个杰尔查文！

阿拉：总之，我谁也不认识。不论是您的韦尼阿明，还是杰尔查文，还是另一个杰尔查文！快把我解开！我疼啊！我累了！我是偶然出现在这里的！我着急走！

萨莎：不，杰尔查文从不会派女杀手来的！据说，这代价很高！而他是一个贪婪之人！总的来说，你好像明显不是他圈子里的人！我做不了侦查员。多余的智力和想象力妨碍了这一点。（走出卫生间）警察会给你松绑的！忍一忍吧！十分钟后警察就到！（走向电话，边走边用脚踢玫瑰）玫瑰正好可以作为罪证！没有谁会带着玫瑰抢劫！

阿拉：您好好听我说！我说实话！

萨莎：（返回来，站在卫生间门口）说吧。不过一定得是实话！

阿拉：给我解开吧！我不会跑的。我保证！

萨莎：有什么必要？你的嘴是自由的！说吧！

阿拉：如果你的手脚被捆绑着，很难说出实话！

萨莎：那就让警察来对付你吧！

阿拉：等等！我明白——您现在心情不好！偷走了您那么多东西！我根本不知道，一个人会有那么多东西！但是警察也帮不上忙的！我们得协商一下！这些东西已经没了！我知道得很清楚。它们再也回不到您这里了！永远不会回来了。而且什么警察也找不到它们！您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信任警察？他们怎么，再也没别的事可干了？

萨莎：我的东西没了？已经没了？贱货！妓女！（用脚踢阿拉）我的一生！我父亲的一生！我父亲保卫了祖国！打到柏林！所有的这些画都是在那里带回来的！都是最好的藏画！

阿拉：别再说了！我疼啊！！您不是人！我怀孕了！！！！

萨莎：（有些激动）你疼？我不疼吗？

阿拉：（大叫）我们全都还给您！！！！

萨莎：（突然呆住了）你还？我们说好了！你还东西！我不报警！现在就放了你！

阿拉：（停顿了一会儿）您要明白——东西已经没了！永远地没了！不过，您算算值多少钱。我们还钱。慢慢地……一点一点地……可如果您报警的话，就什么也得不到了！就会把我关进监狱！那样您会感觉轻松些吗？会轻松些吗？

萨莎： 会轻松的！刚才说“我们”。

阿拉： 我给您讲一切是怎么发生的。

萨莎： 说吧！（开始吸烟）

阿拉： 您曾经爱过谁吧？

萨莎： 你少给我装精神病患者！

阿拉： 您爱您的这个韦尼阿明吧？

萨莎： 现在我是彻底相信了，你从未见过他！别拖延时间！

阿拉： 我爱一个人！他帅气、冷静、体贴……他有一双那么漂亮的眼睛。他的眼睛会说话。他的后脑勺有一绺柔軟的头发……我非常爱他，如果他在世上的另一端老去，我会在他去世后的下一分钟死去，不费劲地死去！我在您家这里原本想上吊自杀的……

萨莎： 瞧，这里就缺尸体了！

阿拉： 知道，我害怕什么了吗？不是怕死！我是害怕，我死了，孤零零一个人，没有他的陪伴！我，一个死人，会永远思念的！妈妈禁止我洗礼。外祖母也伤心，说我没有守护天使。当我看见他时，我立刻明白了——他就是……他以为，他会伤害到我。（笑）他不明白，他不仅仅是阿廖沙，他还是我永远的守护天使。我没有来得及和他说这个！担心他会笑话我！我胆怯了。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他有一个灵魂。我会提醒他的。不能让他明白得太晚！当灵魂已经无法挽救时。

萨莎： 太酷了！你用自己的脑筋创作出来的？

阿拉： 这一切都是事实！难道您感觉不到？

萨莎： 你说吧，说吧……

阿拉： 我胆怯了。害怕，他不会喜欢真实的我……于是……我杜撰出一个自己。把他带到您家里，穿戴上您的东西，点上了您的蜡烛……

萨莎： 而且和他在我的床上做爱！我的韦尼阿明以为，床仅是用来在它上面张着嘴打呼噜的。我一生中哪怕有一次做爱与睡觉二者兼而有之也好！一辈子过去了，而这种事情没有发生。你同时感觉到了什么？

阿拉： 你感觉到了什么？

萨莎： 你感觉到了什么，既然你和他在床上，而且你还爱着他？

阿拉： 感觉到，你和他在一起，你还爱着他。感觉到，这一刻谁也无法将它夺走。

萨莎： （向往地）当你然后感到他很恶心时，还是会愉快地回忆起这一刻的。回忆是会保存下来的。

阿拉： 我永远不会不爱他，哪怕死后。

萨莎： 很想知道，这些肥皂剧是如何影响我们女性的！所有这些连续剧你都看？

阿拉： 什么？

萨莎： 噢，就是这些关于生死之恋的胡编乱造的连续剧？

阿拉： 看啊。

萨莎： 您觉得如何？

阿拉： 很好看啊。

萨莎： 应该预料得到。就是说，你把新委任的守护天使领到了我家？

[阿拉沉默。

萨莎： 他在我的床上把你给干了？

[阿拉沉默。

萨莎： 然后他抢了我家？

阿拉： 他信以为真，以为是我家！

萨莎： 这一点特别会使他的精神世界高尚起来。顺便问一句，你到底在哪里拿的钥匙？

阿拉： 在妈妈那里。我妈妈到您这里打扫卫生。

萨莎： 在妈妈那里！多简单啊！你妈妈来我家打扫卫生好像两年了吧？她甚至连糖罐里的糖都没有偷过！可惜，你不像她！就是说，他抢劫了我家，而你却用爱恋的目光看着他偷？！

阿拉： 我求他了，苦苦哀求了！

萨莎： 而他根本无视你的请求！是的，他还没明白，他面临着由面首转为守护天使这一如此辉煌的仕途！

阿拉： 我爱他的本来面目。大家都错了。

萨莎： 仰仗别人夸夸其谈很容易！仰仗别人可以抵达九霄云外的人道主义的巅峰。他是谁？名字？地址？我叫警察，我们去抓他。

阿拉： 我不说！

萨莎： 那就把你送进监狱，而且好好关着。八年期限！

阿拉： 我不说！他会还给您的！只不过他落难了。他欠了别人的债！别人要杀他！他会偿还的。我们一起偿还。难道他的性命还没有您的东西值钱？！

萨莎： 你也是一个出色的蛊惑家！别再装成一个女英雄了，清醒地面对现实吧！就在这里，在这个家里，几个小时前你是一生中最后一次见他！他不会等你从监狱里出来！他甚至都不会去探视你！你好像怀孕了？有过这话吧？

阿拉：我预感是的。我怀孕第二天了。

萨莎：惊人的直觉！有这样的直觉还预感不到，你几乎一头扎进了狗屎堆里？！

阿拉：我不是在狗屎堆里，我感觉很幸福！

萨莎：对，是的，在狗屎堆里的是我！而你身穿结婚礼服！你想想，坐几年牢对你来说几乎是显而易见的现实。你失去了自己的男朋友！你的儿子你也会失去！N年看不见自己的孩子，无异于失去他！你想想，你的孩子孕育于爱情，却没有母亲陪伴长大，他会长成什么样？你不得不作选择——他？还是孩子！你选择什么？

阿拉：我什么也不说！

萨莎：对你这样的人来说，孩子的眼泪又算得了什么？（向阿拉俯下身去，大喊）最终你要明白——你的守护天使是一个平庸的面首和杂种！

[阿拉朝她脸上吐了一口。]

萨莎：歇斯底里的女疯子！死在监牢里吧！我会为此做出一切！你读过关于我们劳改营的文章吧？在那里，又脏又臭的娘儿们和狱警会把你干得精疲力竭！你，或者死去，或者变成畜生！傻瓜！！！告诉我他的事！我们就会一起得救！我们还来得及挽救些什么！！！

阿拉：您的东西已经没了！我什么也不会告诉您的！我根本不和您说话！

萨莎：你听着，我不会报复他的。让他活着！你们结婚，做爱，生孩子，给自己蓄长了翅膀，在同一分钟里死去……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吧！不过要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！！

阿拉：我什么也不说！也不告诉警察！打吧！关进监狱吧！反正我不说！！！

萨莎：圣女贞德！！！顺便说一句，伏尔泰认为她不是圣女，而是妓女！起初她也仿佛看见了天使。然后她也和化身的天使做爱。再后来，他让她遭受了攻击！历史在重演！先是宗教裁判所拷问歇斯底里的女疯子。然后她被处以火刑。也感觉很幸福！怎么，我们也追随历史的范例！火刑我是不能在这里搞了。总之——火刑这是中世纪！而我们讲民主！有熨斗就过得去！熨斗，希望没被你的天使带走。（拿来了熨斗，插上了插头）你猜猜，我要做什么？

阿拉：我怕您！

萨莎：正确！而你指望什么？指望为了你伟大的爱情，我同意余生要在贫困中度过，每个人有自己的活法。我又何必生活在贫困中呢？

阿拉：您能挣很多钱！您不是评论家吗？

萨莎：孩子，甚至连写书的人都不挣钱。而我批评他们！还没人能凭此成功地挣到钱！当然，还要考虑到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。我习惯于住在豪华的住宅里，在餐厅里用餐，别人正式地称我的名字和父称——亚历山德琳娜·德米特里耶夫娜，习惯了家里有名贵的白兰地、纯天然果汁、上等的巧克力。我冬天吃草莓！每天都有人来给我做按摩和整理发型。我只去昂贵的医生那里看病。一年不少于两次到国外度假。去瑞士，比如……在自己家里招待名流。吃什么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！是的！他们通常都很贪婪。他们喜欢白吃白拿！他们来我这儿，这只是咱们俩之间说说，他们来我这儿就是为了大吃一顿！还要借债！我一年出售一幅画。而且凭此就可以保持这种生活方式！对我来说要抛弃这一习惯已经晚了！你知道吗，要做一个美容院的客户得花多少钱？

阿拉：丑陋凶狠的老女人！

萨莎：（把熨斗拿到阿拉近前）你告诉我，到哪里去找你的男朋友？我可以想象，他长得如何漂亮、年轻！我不让他进监狱！但得逼着他把所有的东西给我还回来！我给他还债！我表现出人道精神，不过，要注意，得靠自己！而要把你送进监狱！而且你的守护天使会帮我的！你带着你好看的小脸蛋儿，将在那里编织无尽的关于伟大爱情的连续剧，而你的男朋友在这里，在我家，在我的床上干我这个丑陋凶狠的老女人！我就会变得年轻！我向你保证，我不再会凶狠！我还会变得好看！为什么你该凭借我为自己买到爱情？！我付钱——别人就会干我！这很正常！我原来没有想过，爱情可以用钱买。我属于伪君子这一代人。而爱情——这可能是女人一生中最珍贵的东西！为一切珍贵之物付费，这是公正的！当然，你得有支付能力！我五十六岁，还从未尽兴地被别人干过！我会得到你的男朋友！正是你的男朋友！而你将会进监狱！（用熨斗去碰阿拉）

阿拉：啊——啊——啊！阿廖沙！！！（失去知觉）

萨莎：见鬼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一时糊涂！（快速地拔下电源，将熨斗拿走）姑娘！见鬼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姑娘！（用水喷阿拉）姑娘！谁也不打算拷问你！我只是吓唬你。醒一醒！（俯下身来，听心脏）不明白。好像，得拿镜子……（从小包里掏出香粉盒，打开，递到阿拉的嘴边）不明白——活着不？这可是杀人啊！刑事案件！尸体！！！我不应该受指责。这是自卫。什么见鬼的自卫？！如果她被捆绑着！我用绳子给她系得太紧了！还有熨斗的烙印！（给阿拉解绳子）我怎么解释这一切？得做按摩！或人工呼吸。（试图做人工呼吸）我不会！得叫医生！或许，还来得及救活？给警察局打电话！勒得太深了！（急忙解开阿拉）把绳子藏起来！然后收拾一下！（跑向电话，拨号）

[阿拉小心地起身,她的协调性受损。

萨莎: 急救中心吗? 快……

[阿拉紧张地听着。

萨莎: 急救中心吗? 快……快……快……急救中心!!! 这里有个姑娘感觉不好! 心脏! 不知道……不知道……关于她我根本什么也不知道。不是,不在街上! 在我家里。

[阿拉抓起了那把椅子,悄无声息地偷偷走近亚历山德琳娜。

萨莎: 您看,我刚从德国回来,而我家被人抢劫了! 我马上报警。不过,这姑娘却失去了知觉。显然,姑娘抢了我家,然后她感觉不好……或者被自己人给打了! 她全身青紫!

[阿拉拿起椅子打了亚历山德琳娜的头部。亚历山德琳娜跌倒。

125

阿拉: (对着话筒,平静地)姑娘感觉好多了! 谢谢关心。你们无需担心了。(还用那根绳子捆住亚历山德琳娜的手脚)她可给我绑得够受的了! 她可真够有力气的了! 应该这样做! 这样的话就真的解不开了!

[亚历山德琳娜苏醒过来。她的手已经被捆上了,而脚还没有。

萨莎: (愤怒地用脚踹)强盗! 清扫工的女儿! 我一定让你坐牢! 让你给我坐个够! (巧妙地,使劲地踢阿拉)

[阿拉大叫着放开她。亚历山德琳娜逃脱了,跑到墙边,靠墙站住。她身体转着圈,试图把手给解开。用脚踹阿拉,不让她靠近。

萨莎: 可怜的笨蛋! 娼妓! 你竟敢打我?! 你再推一下试试!!!

阿拉: (找到了手枪,对准亚历山德琳娜)躺下! 躺下,我说! 我数到三,就朝腿上开枪!

[亚历山德琳娜静下来,马上躺下来。

[阿拉把枪放在离亚历山德琳娜较远的地方,走近她。

阿拉: 别动! 也别妨碍我干活! (捆住亚历山德琳娜的双脚,并将其拖进卫生间) 就在这里躺到明天! 而明天我妈妈来打扫卫生,你们再一起报警吧! 而那时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! 我们有您的钱!!! 我们能做很多事! 您说得对——钱很重要! 我们要逃跑! 我们总之一要逃往国外! 我们会幸福的! 因为我们彼此相爱!

萨莎: 你们跑不远的! 你太傻了,孩子! 我已经知道你男朋友很多的信息! 警察在我的协助下很快就会找到他,抓到他的。你们哪里也跑不掉的! 小鸟儿将蹲在不同的鸟笼子里!

[阿拉平静地走开,拿着枪,返回来,瞄准亚历山德琳娜。

阿拉: (特别平静地,坚决地)这样的话,我不得不杀了您。

[第一幕幕落。

第二幕

[亚历山德琳娜被捆绑着,在卫生间内。阿拉用手枪瞄准她。

阿拉: 这样的话,我不得不杀了您。

萨莎: (停顿了一下,坚决地)是的! 打死我吧! 就让我生活中发生哪怕是某种重大的事件吧! (停顿了一下)你这个贱货,你倒是开枪啊,快点儿用这把见鬼的手枪打啊! 我不想活了,听见了吗? 我五十六岁了。我还没有开始真正的生活! 童年时代? 有的! 还有一些青年时代。就完了。完了!!! 其余的时光——一下子就跌进了某个泥沼! 我还没有真正生活过! 你根本理解不了这种恐惧! 我谁也没爱过! 甚至都没好好地恋爱过。没爱过任何人。我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? 你开枪吧,看在上帝的面上! 快点儿开枪,趁我还没改变主意! (用脑袋撞浴缸的边缘,号啕大哭)我没爱过任何人! 我没爱过任何人! 我没有爱情的回忆! 多可怕!!! 多么冷酷的恐惧!!! 这一点从来没人会理解的。啊,上帝啊,把我的青春还给我! 它去哪儿了? 生活就这样完了! 朝我开枪吧,开枪!

[阿拉跑去取杯子,倒上水,并试图让亚历山德琳娜喝水。

萨莎: (摇头,反抗)我还从未嫁过人。一次也没有。哪怕是接近也好!我没有孩子,也永远不会再有了。我甚至都没有一个好的情人。关于性,我只是从色情作品上知道的。

阿拉: 喝点儿水吧!您这是歇斯底里症。

萨莎: 开枪吧,趁我还不害怕。

阿拉: 我不想开枪。难道我能杀死谁吗?哪怕是您!但是我爱他!我替他担心!我是那么爱他!

萨莎: 我从未爱过任何人!我没有回忆。

阿拉: 我爱他,您明白吗?我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每一瞬间。甚至在他欺负我的时候,我都爱他。我爱……

萨莎: 我从未爱过任何人!

阿拉: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!发生了这一切,都是因为我太爱他了。

萨莎: 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!做了什么?去了哪里?我的青春哪儿去了?为什么我要写书?我葬送了一生中最好的十年写了两本书!

阿拉: 书?但这多好啊!

萨莎: 书有各种各样!我葬送了自己十年的生命写的是垃圾。没有荣誉,没有金钱,没有爱情!(哈哈大笑)

阿拉: (号啕大哭)您这是歇斯底里症发作了!求您——喝点水吧!

萨莎: (大喊)闭嘴!我写了两本书!(低声地)谁需要它们呢?

阿拉: 喝水吧!冷静一下!

萨莎: (哈哈大笑)我是作家!先生,我出版了两本书!(绝望地大哭)我要是个妓女就好了!我要是嫁给了一个酒鬼就好了!一个一无所成之人!写了两本书!(哈哈大笑)永远没人会读它!我撒谎!排字工读了!他因此挣钱!

阿拉: (含着泪)喝水吧!请喝吧!(她成功地给亚历山德琳娜“灌进”了一点儿水)

萨莎: 你说实话!只要实话!!!我特别丑吗?别,别回答!我现在当然是个丑陋凶狠的老女人!

阿拉: 对不起!

萨莎: 那你想象一下……你多大?

阿拉: 二十一岁。

萨莎: 你想象一下三十五年前,我也是二十一岁。想了吗?

阿拉: 对不起,我不想惹您生气。

萨莎: (充满激情)集中精神!脑袋上的这些东西(晃了下头)什么也没

有！没有什么金发女郎！没有化学烫发！没有需要染的白发！都没有！！栗色的鬈发！蓬松的头发！而我的身材像芦苇一般苗条！桃红色的脸蛋！还有雀斑！我把它们除去了，现在已经回不来了。还有大大的绿眼睛！！

阿拉：眼睛还在。

萨莎：还有眉毛。宽宽的，蓬松的眉毛。您能想象出这一切吗？

阿拉：我试试。（真诚地闭上眼睛，集中精力，高兴地）想出来了！！

萨莎：怎么样？

阿拉：您简直就是美女！

萨莎：正确！我是美女。

阿拉：这里也不可能有两种结论！

萨莎：你清晰地想象过我了？

阿拉：美女！！

萨莎：当时我还担心，谁也不会爱我！

阿拉：为什么？

萨莎：不知道。如果我哪怕有一点点喜欢上了某个男人，我对他立刻就变得咄咄逼人。

阿拉：那为什么呢？

萨莎：不知道。可能害怕他不关注我！

阿拉：这您错了。

萨莎：我好像身上某种女性机制没有调整好。我一生只有过三个情人。

阿拉：这已经不少了。只不过您是一个正派的女人！您该这样来看这件事！

萨莎：三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情人！和他们每一个人睡觉，只是因为每一次我都坚信，这个小人物永远都不会抛弃我！别人谁也不会看上他们的微不足道！结果是，第一个人很快就把我抛弃了，第二个人被我家的女佣——一个没有户口的农村姑娘领走了。我和韦尼阿明已经十年了，每逢周四我们睡在一起。但在这所有的十年间，他甚至对我连最简单的依恋都没有。

阿拉：这一点我不能理解！

萨莎：我在三十五岁那年唯一一次怀孕，然后做了流产。（哈哈大笑）我担心自己的名誉！这你能明白吗？

阿拉：什么是名誉？

萨莎：（哈哈大笑）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词？！名誉有了，孩子却没了！我失去了可以给他喂奶的孩子。我失去了可以牵他小手的孩子。我感觉每天都在失去自己的孩子！我每次醒来，就会想到，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就难以入睡。昨天、今天或者明天，应该是我儿子的生

日！我失去了一个二十岁的儿子！我的一生是一连串的哀悼。这将是无止境的！闭上眼睛——他就会出现在我眼前！他的面孔我很熟悉！这就像是一张张照片……一岁……两岁……三岁……二十岁……满满的一本家庭影集！而“仕途”这个词你熟悉吗？

阿拉：这好像说的是演员，美国演员？

萨莎：论文答辩，威望——这些词你知道吗？

阿拉：这些——不太知道。

萨莎：一切一下子就贬值了！单独的每一步都是深思熟虑的，都是正确的，并引领我走向目标。从最开始，从我还在考大学时起，我就迈出了正确的一步。杰尔查文招收学生。我的入学考试写的就是关于他的东西。我相信这一点！后来只是写他！我的作品发表得很早。杰尔查文认为我是他最好的学生！每个周末我都是在他家度过的。我吃饭甚至有个专门的座位，谁也不会去坐它。后来考上研究生，通过了关于杰尔查文的论文答辩。写了两本关于杰尔查文的书！突然间一切都乱了！所有的步骤都是正确的，只是全乱了！一天夜里，我幡然醒悟，杰尔查文不是天才！当时我就针对他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一篇抨击性的文章。这也是正确的一步！开始了持续三年的大讨论。这场讨论毁了杰尔查文。位于这场讨论浪尖上的我被冲出了国外。我作讲座，发表文章。我推翻了杰尔查文，重新评价他，对他进行抨击，然后突然明白——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会做。我能做的只是关于杰尔查文。不过我自己的杰尔查文已经让所到之处和所见之人都产生了厌烦！而他心脏病好了之后，又写了一本书！他又出现了新的崇拜者和狂热的粉丝！仍然有人认为他是天才！

阿拉：随他去吧！而您怎么样？

萨莎：而我现在周末无处可去做客了。我把他比你把我偷得更惨。你不会再来我这里做客吧？

阿拉：会来的！我向您道歉。我将要还债，还会来做客！别担心，也用不着怀疑！我会来做客的！经常来！

萨莎：谢谢。

阿拉：因为我喜欢您。

萨莎：谢谢。

阿拉：请您原谅，我那样称呼您。

萨莎：原谅了。你也原谅我吧！

阿拉：您说什么呢！我特别能理解您。我自己有一次在地铁上袜子被人偷了！

萨莎：地铁上被偷了袜子？

阿拉：给弟弟买的。想给监狱里的他送去。外国产的，装在漂亮的袋子里。在地铁里却被人从包里掏走了。哎呀，别提我有多伤心了！我简直恨透了这个小偷！简直就想杀了他！而您被偷走了一切！一切！！您真是天使般温柔善良的性格！简直是温柔善良！！

萨莎：我是天使般的性格？（真诚地笑着）天使般的？我？！

阿拉：您！您有着天使般的性格！

萨莎：从来没人对我这样说过！

阿拉：我说。

萨莎：天使般的……给我解开！不然我有一种圣徒的感觉。总之，够了！别愚蠢地捆来捆去！解开！！！我们彼此理解了，现在我们一起喝茶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我刚回来，感觉特别饿。

阿拉：啊，不知道……我给您搞得舒服些，把茶端到这里。而我妈妈明天来会给您解开。我觉得，这样更好。

萨莎：那，如果我想上厕所呢？

阿拉：不得不忍一下。请您原谅。

萨莎：你倒是轻松！你的肾要比我年轻两倍！

阿拉：我不能给您解开！对不起！

萨莎：可见，我早晨就会变成残疾人。

阿拉：您发誓……您不会报警……也不会追捕阿廖沙。

萨莎：（笑着）我发誓，发誓，发誓……

阿拉：您以什么发誓？

萨莎：我以什么发誓？

阿拉：以什么？这很重要！以什么？

萨莎：我还剩下什么了？只有对妈妈和爸爸美好的记忆。

阿拉：不合适！

萨莎：好，我以自己的肾发誓。我很珍惜它们。我立刻以两个肾同时发誓！

阿拉：不行。

萨莎：孩子，因为确实我再也没有什么了。

阿拉：您以您不死的灵魂来发誓吧。

萨莎：和你在一起越来越有意思了！那么，我以我不朽的灵魂来发誓。我不会给你的男朋友造成伤害！是这样吗？

阿拉：是的。

萨莎：就是说，灵魂安排妥当了？现在来解决肉体的问题！然后我们终于可以坐下来喝茶了！

阿拉：（给亚历山德琳娜松绑）您怎么看我妈妈？

萨莎：大概，多少有些防备。她过于讲究原则。

阿拉：而我是她的亲生女儿！我也从不拿别人的东西！我们会把一切偿还给您的！

萨莎：这一刻我担心的完全不是这个，孩子！

阿拉：不过，您过后又会重新担心的！对我来说重要的是，您要相信这一点！您如果感到痛苦，我不会感到幸福的！

萨莎：我已经不痛苦了！最起码，不会为此感到痛苦！（揉搓双手）哎呀，手都发麻了！疼死了。如果到明天，我真就成了残疾人了。孩子，你对一切都很认真。

阿拉：（忙着解开她脚上的绳子）得放到冷水里！很疼吗？请原谅我！我不想这样做！这发生的一切就好像与我无关！哪怕是现在，我也似乎觉得所发生的这一切都很奇怪！就仿佛是旁观自己！一切都好像是闹着玩的！只有爱是真的。您能站起来吗？试试看！

萨莎：手和脚都好像是别人的。

阿拉：这个会过去的！（拧开水）把手放在冷水下面！还是先冲脚？总之您冲个淋浴吧！

萨莎：或许，洗个淋浴也不错！因为我刚回来，这里就遭遇那么多的事！

阿拉：当然，要冲个淋浴！您一看见——马上就会感觉好一些！我去准备茶。

萨莎：拿上茶杯……

阿拉：您这里我都清楚——不用担心！

萨莎：（沉默了一下）是的。有意思……

[阿拉走出卫生间。亚历山德琳娜脱掉衣服，拉上窗帘，打开淋浴。

[阿拉插上茶壶的电源，收拾东西。

[扶起花瓶，插上玫瑰，把脸紧贴在花上。

萨莎：（大喊）请原谅我！我刚回来，这里根本没什么可吃的！

阿拉：（没有立刻想起她在哪里）别担心！我还剩下一些东西。

萨莎：我以为，你趁着我洗澡跑了呢。抛弃了我！

阿拉：我连想都没想到要这样做！

萨莎：你在客厅里找一找！食品柜里应该有饼干。

阿拉：看见过，不过我们没动它！

萨莎：没必要！很好吃！再看一眼酒吧！我那里向来能找到吃的！我们得释放压力。（关上淋浴，擦干身体，穿上衣服）

阿拉：您储备了那么多的酒！

萨莎：必需品。你懂酒吗？

阿拉：不敢肯定。您喝什么？

萨莎：伏特加。

阿拉：而您建议我喝点儿什么？

萨莎：喝你平时喝的。

阿拉：平时我根本不喝酒。

萨莎：那样的话，你也喝伏特加。

阿拉：谢谢。不过，我觉得，我不喜欢伏特加。

萨莎：就喝伏特加！（走出卫生间）上帝啊，肚子里空空的！马上来点儿伏特加！！

阿拉：（停顿一会儿）您真的不恨我吗？

萨莎：所有的东西都被偷走了！问题不在于你，孩子！这多少有些像天意！所有这一切，实际上，总的来说，从来都不是我的。更准确些说，我没感觉到这一切是我的。这不属于我的祖辈，也不是赠送给我的，或者说被我继承的。所有这一切都是抢来的或者偷来的。童年时，我就害怕这些黑乎乎的油画，仿佛是通往另一个维度的窗口。我慢慢把它们卖出去。与它们分手我并不觉得遗憾。金钱让我更满足！金钱仿佛已经是我的了。或许，这些画的电生物场毁了我的青春？在这些东西之间，我总是感到很忧郁。可现在这里空荡荡的，而且有新鲜感！这是我的宇宙！我的空旷！我的开始！我在空旷中开始新生活！（往杯子里倒伏特加）让我们为空旷干杯！（喝酒）

阿拉：（稍微沾了一下嘴唇，放下杯子）您吃点儿东西吧！

萨莎：顶好的伏特加！可惜了，你男朋友没把它从这里带走！让我们为男朋友干杯！为你的和我的！为不存在和不会有的男朋友干杯！（喝酒）为什么不呢？我开始新生活！如果不是现在，等待何时？我赶走韦尼阿明！养一只狗！走上街头，把碰到的第一只流浪狗领回家，瘸腿的、生虱子的、难看的，任何一只都比韦尼阿明好！我将会爱它！它会成为我的狗。它会爱上我！我会和它去公园里散步。你喜欢狗吗？

阿拉：不喜欢。

萨莎：你不喜欢狗？让我们为此干杯！狗错过去了。我不领它了。嗯，没有能代替韦尼阿明的！

阿拉：在我们家楼与楼之间，曾有一个唯一可以玩的地方——沙坑。常会往那里撒上亮晶晶的细细的黄沙子。我感到如此的幸福，当有沙子运来时！我记得——我坐下来，摆开各种小模具、小水桶、小铲子。坐在那里，幸福地深呼吸。突然你一定会遭遇不愉快的东西！有人已经遛过狗了！完了！我回家，仿佛整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我的位置了！几乎不想活了。就更别提玩了。而且，似乎感觉——常是如此，漂亮的地方就一定会遇到不愉快的事。

萨莎：就是说，你从小就不喜欢狗？总而言之，你生活得如何？
阿拉：总的来说，我就是个理发师，在发廊上班，剪发。
萨莎：你的工作你喜欢吧？喜欢让女人变得漂亮？
阿拉：不喜欢。挣得少。
萨莎：让我们为此干杯！（喝酒）
阿拉：瞧，我仔细打量着您，仔细看……
萨莎：你还仔细看我？！
阿拉：您知道吗，关于您我明白了什么？
萨莎：关于我你还明白什么？
阿拉：您的发型使您显老。我来给您剪一剪？有剪子吗？
萨莎：我担心，这一天发生的事太多了吧！
阿拉：您冒险试一试！无论如何不会更糟的！
萨莎：（手里拿着酒杯，久久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）是的，索菲娅·罗兰看起来更漂亮！来吧！失去的够多了！拿着剪子！合适吧？
阿拉：没有别的了？
萨莎：没有别的了。
阿拉：这个也凑合！梳子我自己有。

[阿拉在镜子前放了一把椅子。

[亚历山德琳娜坐下来，没忘随手倒了一杯伏特加。

[阿拉用毛巾遮住了亚历山德琳娜的双肩。站在她背后，琢磨着，比量着。

阿拉：您有一双漂亮的眼睛！得让它们露出来！把两边鬓角的头发剪去，把刘海儿剪短一点儿，打薄一些。就这样！您看，眼睛亮闪闪的吧？
萨莎：我现在的这个发型有二十多年了。
阿拉：所以该换了！您的脖子挺好看的。您知道吗，大多数女人的脖子不漂亮。
萨莎：总而言之，大多数女人都很丑！
阿拉：头顶和后脑勺要剪得参差不齐。这样会从视觉上增加头发的数量！我们不会剪得太短。我知道一个如何做才能使头发看起来很蓬松的秘密。（剪头时）喜欢吗？
萨莎：（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）孩子，你应该参加巴黎大赛！为什么不带你去那里？
阿拉：一切都得靠后门！
萨莎：可惜！祖国本来可以以你为傲！不，我不再坚持认为，我看起来比索菲

娅·罗兰差！一天之内两次压力！抢劫和理发！我去换衣服！（离开）

[阿拉收拾东西。

萨莎：（在隔壁房间里唱歌）年轻的姑娘身着白色上衣，你在哪里，我的野菊花？

阿拉：（大喊）您真的喜欢？

萨莎：五十六岁时她突然明白了，她既善良又漂亮！而且贪婪地吞食！（跑进来，开玩笑似的吼叫着扑向食物）令人震撼！你是一个优秀的理发师！你梦想成为理发师？

阿拉：哪里啊，当然不是！生活所迫。

萨莎：你没梦想成为理发师？！

阿拉：现在我已经无所谓做什么工作了！在哪里我都会尽力的！只要挣得多一些，团队里坏蛋少一些就好！

萨莎：嘿，哪怕你梦想点儿什么也好。

阿拉：梦想爱！从我记事那时起，就梦想着爱。梦想妈妈爱上我。后来，梦想老师爱上我。然后就梦想他！我想象自己一会儿是公主，一会儿是女仆，一会儿是芭蕾舞演员。而且从来都是孤独的。突然他出现了！而且总是同一个人！我梦见他。感觉他好像藏在过往车辆的玻璃窗后面。后来，当我在舞场上遇到他时，立刻就认出了——就是他！

萨莎：你早就认识他？

阿拉：我不正在讲嘛。我从童年开始就梦想到他。

萨莎：我换个方式提问。他早就认识你？

阿拉：三天！

萨莎：（吸了一口烟）三天？从本质上来说，正常。我和韦尼阿明认识了十年，不过第一个三天过后，再也没发现他有什么新鲜的东西。让我们为你们干杯！为你们干杯，孩子！你不能再哄人了，必须真的喝下去。

[喝酒。

萨莎：就是说，你没再梦想别的？

阿拉：为什么？我总是有梦想！

萨莎：现在梦想什么？

阿拉：梦想他！梦想和他一起去天涯海角。

萨莎：可以理解为你想离开祖国吗？

阿拉：是的。

- 萨莎：你不热爱祖国？
- 阿拉：不爱。要知道她也不爱我。她鄙视我，不把我当人看。
- 萨莎：你原来是个很有意思的谈话对象。
- 阿拉：我什么时候能爱上她呢？当童年不被任何人需要，游荡在我们的奥克鲁什纳亚区时？走在难以通行的泥泞道路上时？呼吸着垃圾场上散发出腐烂的气味时？还是，当在沙坑里玩，却遭遇不愉快时？还是夏天在夏令营时？从来都没钱！周围的人总是没时间，也顾不上我！我暂时没有祖国。而且在我的生活中还没有遇到过一个真诚地热爱祖国的人。您热爱吗？
- 萨莎：我？我爱！我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。
- 阿拉：您爱什么呢？
- 萨莎：白桦！就这样庸俗地爱着白桦树！
- 阿拉：什么？
- 萨莎：所有的文章都被插进白桦树。（哈哈大笑）你能区分白桦树和山杨树吗？
- 阿拉：当然。这很简单！我教您。
- 萨莎：（哈哈大笑）见鬼去吧祖国！（喝酒）这不是祖国。这是牢笼。现在尽管还可以从她这儿飞出去！但是——一些人已经习惯了，待着不动，而另一些人飞向四面八方。不是飞往自由，而是去寻找另一个牢笼，更好的，更舒适的！而像我这样的人，飞出去，不时飞来飞去，而后又重新——一下子飞进了笼子里。（哈哈大笑）在另一个笼子里，谁也不需要我和我的杰尔查文。来，我们喝！你比我少喝那么多。我不喜欢这样！
- 阿拉：可能，空腹别喝那么多？
- 萨莎：你甚至想象不出，我能喝多少！我通常一个人喝酒！你不是那么简单单的！我不爱祖国！（哈哈大笑）
- 阿拉：我想有一个祖国，我生下来是为了热爱祖国。我要找到她并爱上她，就算那里不是白桦树，而是棕榈树也无所谓。但在那里我会有人的感觉。在那里我不仅会劳动，还会挣钱。我会爱所有的人，大家也会爱我！在那里我会生很多孩子，一切都给他们买新的，而不是收集女朋友们穿旧了的。我要找到自己的祖国！
- 萨莎：（喝酒）为你和祖国能互相找到对方干杯！而我宁愿飞来飞去。我扇扇翅膀，然后回到家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- 阿拉：您有自己的家。您也见过世面。您有很多漂亮的衣服。您总是可以挣钱糊口。您有的一切都能让您感到自己是自由的。
- 萨莎：你可真是哲学家，孩子！而且总的来说你是正确的。自由在我们内心。抑或有抑或无。我要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，真实的书。谢天谢地，我

会把词语组成句子,而且让每一句彼此之间能衔接上。这将是一本真正的书。很多人都会看出他们的命运与我命运的相似。知道吗,孩子,你给了我希望!再过个三……五年,什么事都会发生的,你带着丈夫和孩子来我这里做客。我们会回忆起这漫长的一天!我们举办烛光下的晚餐。我们会多么开心地笑啊!我得到了宣泄!为我的宣泄干杯!

阿拉: 宣泄?这不危险吗?

萨莎: (哈哈大笑)什么,什么,什么?

阿拉: 宣泄——这不是一种危险的疾病?

萨莎: 宣泄——这是排出一切卑鄙、自私成分的净化。这是精神翱翔于物质之上。(喝酒)我在翱翔!我爱你,孩子,从我的高度。但是……等等……(费劲地站起来)宣泄中也并非一切都是好的!有些头昏……

阿拉: 别再喝了!

萨莎: 这不是喝伏特加的结果!我喝伏特加从不会有不良反应!(去卫生间,俯身洗手盆,呕吐)对不起!你不想吐?

阿拉: 不。我只喝了半杯。您需要帮忙吗?

萨莎: 不用。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。她不想吐,她安然无恙,只有我一个人吐。她还爱着,有梦想,不断地梦想和恋爱!我却净化!净化似乎已经走出了我的身体。这个男朋友在哪儿呢?主要的是,特别特别令人好奇的是——我的东西现在到哪儿去了呢?无论这多么荒唐,我开始想我自己的东西了!牢笼应该是舒适的,不能把牢笼和泔水池混淆了!你的男朋友呢?真的有过这个男孩子吗?

阿拉: (沮丧地)我们会还给您所有的东西。谢谢您。

萨莎: 什么时候?还吧!我明天早晨就得用钱!为了活下去。或者把东西还回来!或者给钱!正派人之间只能这样!

阿拉: 我明天来您这里。您休息一下,睡一觉,我明天来。

萨莎: 我还是不明白——你男朋友和我的东西在什么地方?

阿拉: 我自己也替他担心。我想去找他。我很想他。

萨莎: 我很想自己的东西。我一直有一种感觉,我好像搬到了新地方。总之好像把我换成了另外某个人!这令人十分不快。你要走吗?

阿拉: 我明天来。

萨莎: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?只知道闲逛!这里,那里,那里,这里!坐着,别急着走!(把她推到椅子上)

阿拉: 我必须得走。明天再来。

萨莎: 我看,你想扔下我?

阿拉: 我明天一定来。

萨莎: 把我扔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之中!一切皆空!!!

阿拉：我永远不会抛弃您！

萨莎：那你去哪儿？为什么要走呢？你去哪儿？

阿拉：找阿廖沙！我担心……我的……空气……快用尽了。

萨莎：（哈哈大笑了好长时间）我似乎觉得，她这一切都是真的！你相信，你能找到他？

阿拉：能找到！

萨莎：巴西电影万岁！（哈哈大笑）他不需要你！他对你的抢劫比对我的抢劫更厉害！他抢走了你的心……现在他的肉体在某个地方是存在的！因为他在做着什么！和谁在谈话！思考着什么！回忆着！（哈哈大笑）但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！

阿拉：您喝多了！您最好躺一下！

萨莎：他是一个卑鄙的吃软饭的人！得找到他！心，他已经不可能还给你了！哪怕让他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！这是我所有的一切！我的威望！我的荣誉！我的仕途！这是我的生活方式！这是我自己！我要改变已经太晚了。你是勇敢的女孩子！梦想需要很大的勇气。要让自己有梦想地活着！像你这样的人会为时代和世纪增添光彩。你看，你冒险尝试了，然后输了。鼓起勇气承认这一点吧！你不会有另一个祖国，另一种爱情！消费你现有的吧！走吧，为我们现有的干杯！不为别的，不为别的！

阿拉：我明天来。现在我得走了。明天回来，以后也将永远来。而现在我要见他。见不到他，我有些窒息！我不能这么长时间没有他！没有他，我就像被扔到岸上的鱼，可以活，但不会很久。请原谅我，我走了。明天一定来您这儿，呼吸一口空气就回来。我已经什么都想不清楚了。我不断地想他，我每一分钟都爱着他。

萨莎：而我去哪里呼吸呢？什么也没有！什么也没有！！我写不出书来！我不能养狗！我不能赶走韦尼阿明！你再也看不到你的男朋友了！

阿拉：我只有死了，才看不到他。

萨莎：我从来没爱过任何人。我应该跟你说清楚这一点！

阿拉：可我爱。我走了。谢谢您。明天见！（拾起玫瑰，朝门口走去）

萨莎：站住！

[阿拉停下来，看着她。

萨莎：站住！（寻找，找到了手枪）

阿拉：（朝她走了一步）谢谢。完全把枪给忘了。

萨莎：站住！（用枪对准她）你无处可去！他把你所有的梦想连同我的东西

一起偷走了！我该被你的感情所打动？这就是你留给我这一生的一切？！你有——爱情，性，回忆。而我呢——新发型？我们不消灭这个男孩子，你就休想从我这里走出去！

阿拉：但您以自己的灵魂发誓了！

萨莎：孩子，我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疯子，但这不是我。

阿拉：我走了，然后我和他一起走！我会感到幸福！我爱他，他也爱我！谁也阻挡不住我的！（开门）

[亚历山德琳娜开枪。阿拉慢慢地转过身来，看着她。亚历山德琳娜倒退着远离阿拉，又开了一枪。阿拉丢掉了玫瑰，艰难地向门口走去。亚历山德琳娜第三次开枪。阿拉倒下，永远地不动了。

[亚历山德琳娜站在那里。

[阿拉躺在散落的玫瑰上。

[响起了电话铃声。

剧 终